

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三

柳宗元散文

何积金 编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柳宗元和他的散文	(1)
封建论	(6)
驳《复仇议》	(23)
桐叶封弟辩	(30)
送薛存义序	(33)
天说	(36)
非《国语》选	(41)
三川震	(43)
神降于莘	(47)
卜	(51)
戮仆	(53)
叔鱼生	(55)
与韩愈论史官书	(57)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65)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75)
愚溪诗序	(80)
乞巧文	(85)
吊屈原文	(95)
骂尸虫文并序	(101)
三戒并序	(107)

临江之麋..... (107)

黔之驴..... (108)

永某氏之鼠..... (109)

黑 说 (114)

种树郭橐驼传..... (116)

梓人传..... (121)

捕蛇者说..... (129)

童区寄传..... (134)

段太尉逸事状..... (138)

始得西山宴游记..... (148)

钴鉷潭记..... (152)

钴鉷潭西小丘记..... (155)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159)

小石城山记..... (162)

柳宗元和他的散文

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他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称柳河东。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考取博学鸿词科，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唐顺宗即位后，王叔文掌握了朝政，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了王叔文集团的核心人物。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诸如罢黜罪恶昭著的贪官污吏，取缔劫掠民财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免除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把长期被藩镇垄断的盐铁转运大权收归中央，释放部分宫女和女乐，裁减闲杂人员，并着手接管宦官兵权（因遭抵制未能实现）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和藩镇为代表的腐朽势力，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宦官和藩镇的势力相当强大，革新派缺乏广泛、坚固的社会基础，所以这次革新运动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攻下失败了。王叔文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州府的佐吏）。十年后，改为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唐宪宗元和十四年，病逝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和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并称“韩柳”。所谓“古文运动”，就文学上言，是指唐代韩愈提倡秦汉时期流行的散文，反对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就政治上言，则表面提倡复古，实质力求创新。但二者之间，还是以文风、文体和文

学语言的改革运动为主要内容。它是唐代中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散文本身长期发展的结果。在这场“古文运动”中，柳宗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理论上，针对形式主义的骈俪文风的流弊，柳宗元强调要注意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说：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遣其辞。

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遁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

在这里，他通过说明“道”（思想）、“辞”（辞藻）、“书”（书本）三者的关系，说明了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明道”——宣传某种思想或主张。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文辞来表达，而文辞必须根据思想内容的需要来选择。他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他把“褒贬”、“讽谕”看成为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写作应该是对美好事物进行歌颂、宣扬，对丑恶事物给予批评和讽刺。他讲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他看来，不顾内容，片面地追求辞藻华丽，就等于“用文锦覆陷阱”（《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是要害死人的；另一方面，对光有充实内容而忽视作品形式的偏向，他也持否定态度。他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又说：“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

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以内容为主，又必须有好的形式（文采），这样，作品才是完美的。

在实践上，柳宗元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包括大量散文，对推动“古文运动”的开展起了良好作用。如果说他早期的散文，还多少带有一些华丽气息和应酬成分的话，那么，在他遭到贬谪以后就不一样了，长期的贬谪流放生活，使他比较深刻地观察到社会的黑暗，体验到劳动人民的疾苦，从而使他的散文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内容。

柳宗元的散文，有论说文，有寓言，有传记，有游记等。

柳宗元的论说文，笔锋犀利，论证剀切。他的《天说》、《■说》等，笔势纵横，间架细密，否定了神的存在，认为物质性的“元气”是世界的起源，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他的《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而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从而深刻地表现了先进的历史观。柳宗元的论说文不发空论，针砭时政，富有战斗精神。

柳宗元的寓言短小警策，含意深远。他的《三戒》，通过麋、驴子、老鼠悲剧的描写，对封建社会那些狐假虎威、恃宠而骄、吹牛拍马、作威作福的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临江之麋》用麋来隐喻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黔之驴》是那些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人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

《永某氏之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比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消灭的惨祸。他的《黔驴技穷》，通过一个猎人，学老虎叫来吓唬■，学黔驴叫来吓唬老虎，然而当黔驴出现的时候，这个毫无实际本领的猎人却无计可施，最后落得个葬身黔腹的下场。这说明，那些专靠蒙混和吓唬过日子的人，到头来终是混不下去的。柳宗元的寓言，造意奇警，遣辞洗练，善于体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象、夸张，塑造成为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寓言文学在战国时期已有较大发展，但那时还只是在文章中用寓言故事作比喻，很少单独以寓言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出现。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就，使寓言完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这是他的巨大贡献。

柳宗元的传记，叙写细腻，结构工致。在他写的传记中，有许多取材于当时那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人物，作品通过他们遭遇和处境的具体描写，反映了中唐时期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童子亲手杀死两个劫人取财的人口贩子的故事，暴露了当时买卖人口的社会罪恶，谴责了地方官吏从中取利、放纵暴徒的罪行。《种树郭橐驼传》记述了善于掌握树木生长规律的郭橐驼，以“种树之道”来说明“为政之理”，斥责了封建统治者骚扰人民，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在柳宗元的传记中，也有一些是写统治集团中的开明人物的。在这些传记中，他通过对人物、事件的描述，反映出历史真实的面影。在《段太尉逸事状》中，柳宗元通过对段秀实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百姓的描绘，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封建军阀和地主豪强残害人民的历史画面。

柳宗元的游记，状景名物，饱含诗情。柳宗元在对秀丽山川的描绘中，体现出主观上的审美感和对人生与社会的评价态度，在自然美中表现了一定积极的社会内容。比如在《钴鉞潭西小丘记》中，他着力描绘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先通过指出小丘与钴鉞潭的距离，来说明小丘的位置，接着便描写小丘上的竹树奇石。“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用形象比拟的方法，把石头的形状写得活灵活现。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景物的描写之中，抒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借小丘之被弃，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他借小丘主人之口，说小丘是“唐氏之弃地”，价止四百而不得售，反映了农村破产后土地荒芜、地价低廉的社会问题。总之，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崭新感受，丰富了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的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封建论

【题解】

这是作者在参加王叔文等领导的革新失败后，在被贬期间写的一篇政论文章。这里所说的“封建”，指的是我国古代实行过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与现在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封建”含义不同。

这篇政论文章的论题是“封建制”的存废，及其与郡县制的优劣。但其内容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作者以周、秦、汉、唐四代史实作依据，论证了“封建制”的弊端：裂土分国，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继世而理”，不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世族大夫世食禄邑，堵塞贤者发挥才能的机会，指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肯定了秦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进步性。论文中多论古事，但实质是借以针砭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现实。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维护国家统一，重视“生人之意”的政治思想。

【原文】

天地果无初乎[1]？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2]？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3]？曰[4]：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5]。盖非不欲去

之也，势不可也[6]。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7]。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8]，鹿豕狉狉[9]，人不能搏噬[10]，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11]，荀卿有言[12]：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13]。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14]。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15]。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16]：由是君长刑政生焉[17]。故近者聚而为群[18]；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19]。又有大者[20]，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21]。于是有诸侯之列[22]，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23]，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24]，然后天下会于一[25]。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26]，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27]，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8]。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29]。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30]，设五等[31]，邦群后[32]，布履星罗[33]，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34]，合为朝覲会同[35]，离为守臣捍城[36]。然而降于夷王[37]，害礼伤尊[38]，下堂而迎覲者[39]。历于宣王[40]，挟中兴复古之德[41]，雄南征北伐之威[42]，卒不能定鲁侯之

嗣[43]。陵夷迄于幽、厉[44]，王室东徙[45]，而自列为诸侯矣[46]。厥后[47]，问鼎之轻重者有之[48]，射王中肩者有之[49]，伐凡伯[50]、诛萋弘者有之[51]，天下乖戾[52]，无君君之心[53]。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54]，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55]？遂判为十二[56]，合为七国[57]，威分于陪臣之邦[58]，国殄于后封之秦[59]，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60]。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61]，废侯卫而为之守宰[62]，据天下之雄图[63]，都六合之上游[64]，摄制四海[65]，运于掌握之内[66]，此其所以为得也[67]。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68]，暴其威刑，竭其货贿[69]，负锄挺谪戍之徒[70]，圜视而合从[71]，大呼而成群[72]。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72]。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74]，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75]，徇周之制[76]，剖海内而立宗子[77]，封功臣[78]。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79]。困平城[80]，病流矢[81]，陵迟不救者三代[82]。后乃谋臣献画[83]，而离削自守矣[84]。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85]，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86]。秦制之得[87]，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88]，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89]，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90]。然犹桀猾时起[91]，虐害方域者[92]，失不在于州而在于

兵[93]。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94]。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95]。

或者曰[96]：“封建者，必私其土[97]，子其人[98]，适其俗[99]，修其理[100]，施化易也[101]。守宰者，苟其心[102]，思迁其秩而已[103]，何能理乎？”余又非之[104]。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105]。列侯骄盈[106]黷货事戎[107]。大凡乱国多，理国寡[108]。侯伯不得变其政[109]，天子不得变其君[110]。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111]，不在于政。周事然也[112]。”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113]，而不委郡邑[114]，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115]，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116]，守宰不得行其理[117]。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11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119]，不行于国[120]，制其守宰[121]，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122]，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123]，然后掩捕而迁之[124]，勒兵而夷之耳[125]。大逆未彰[126]，奸利浚财[127]，怙势作威[128]，大刻于民者[129]，无如之何[130]。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131]。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131]，得魏尚于冯唐[133]，闻黄霸之明审[134]，睹汲黯之简靖[135]，拜之可也[136]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137]。有罪得以黜[138]，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139]，夕斥之矣[140]。夕受而不法[141]，朝斥之矣[142]。

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143]，纵令其乱人[144]，戚之而已[145]。孟舒、魏尚之术[146]，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147]，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148]，拜受而退已违矣[149]。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150]，周于同列[151]，则相顾裂眦[152]，勃然而起[153]。幸而不起，则削其半[154]。削其半，民犹瘁矣[155]，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156]。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157]，其不可变也固矣[158]。善制兵[159]，谨择守[160]，则理平矣[161]。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162]，秦郡邑而促[163]。”尤非所谓知理者也[164]。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165]。而二姓陵替[166]，不闻延祚[167]。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168]，大业弥固[169]，何系于诸侯哉[170]？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171]，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172]。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173]，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从胜殷，武王不得而量。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174]，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175]，私其力于己也[176]，私其卫于子孙也[177]。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178]，私其一己之威也[179]，私其尽臣畜于我也[180]。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81]。

夫天下之道，理安[182]，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

上，不肖者居下[183]，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184]。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185]，以一其人之视听[186]，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187]，以尽其封略[188]，圣贤生于其时[189]，亦无以立于天下[190]，封建者为之也[191]。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192]：“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注释】

[1] 天地：这里指宇宙、自然界。初：开始，即原始阶段。[2] 生人：生民，指人类。[3] 近：接近实际情况。[4] 曰：说，这里是作者自己对上述问题的回答。[5] 更（gēng耕）：经历。圣王：贤明的帝王。尧：唐尧，传说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舜：虞舜，传说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禹：夏禹，传说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帝王。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周朝的开国帝王。

[6] 势：情势，形势。[7] 意：意愿。[8] 草木榛（zhēn针）榛：树木野草杂乱丛生的样子。[9] 鹿豕（shǐ史）豕（pī批）豕：野兽成群地走动的样子。[10] 搏：搏取。噬（shì市）：咬。[11] 莫克：不能够。自奉：自己供养自己。自卫：自己保卫自己。

[12] 荀卿：战国时对荀况的尊称。[13] 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必定要借助外物供自己使用，以维持生存。这句话取意于《荀子·劝学篇》，原话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假：借助、凭藉。[14] 就：从，去找。曲直：是非。[15] 伏：威服。

[16] 痛之：使他痛苦，给他惩罚。畏：惧怕。[17] 由是：由此。刑政：刑法和政令。

[18] 近：亲近、邻近的人。[19] 兵：武力、军队。德：德行，威望。[20] 大者：指武力更强、威望更高的人。[21] 以安其属：以便安定他们的部属。[22] 有诸侯之列：出现了许多诸侯。诸侯：古时称由天子分封的小国君主为诸侯。[23] 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连帅：十国诸侯的首领。[24] 人：人民，百姓。[25] 会于一：统一于天子一人。[26] 里胥（xū虚）：里长。里：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相传二十五家为一里。县大夫：县的长官。[27] 其德在人者：他们当中有对人民办过好事的。[28] 嗣：后代，继承人。奉之：拥护他做首领。[29] 及有周而甚详：到周朝的

时候，情况就很清楚了。有周：周朝。〔30〕裂土田而瓜分之：把土地划成块分给群臣。裂：分。土田：土地。〔31〕五等；相传周朝时，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32〕邦群后：分封了许多诸侯。邦：邦国，这里当动词用，是分封的意思。后：君主，这里指诸侯。〔33〕布履星罗：遍布各地的诸侯封国，像繁星罗列一样。布：分布。履：足迹所到的地区，指诸侯分封的疆土。〔34〕轮运而辐（fú扶）集：各路诸侯尊奉中央王室就像许多辐条集中于车轮中心跟着运转一样。〔35〕合：诸侯与天子会合。朝覲（jìn进）会同：诸侯朝见天子，春天去叫朝，秋天去叫覲，随时去叫会，同时一起去叫同。〔36〕离为守臣捍城：诸侯离开天子，成为防卫疆土的臣子，维护天子的屏障。〔37〕降：下传。夷王：指周夷王。〔38〕礼：礼法。尊：尊严。〔39〕下堂而迎覲者：指夷王亲自下堂去迎接来朝见的诸侯。按周礼规定，诸侯朝见时，天子在堂上接见。而夷王竟然亲自下堂迎接，这是不合周礼的，所以说“害礼伤尊”。〔40〕历：直到。宣王：指周宣王。〔41〕挟：依伏。中兴：复兴。周夷王以后，周王室开始走向衰落。周宣王时，发生了部族叛乱，周宣王平定了叛乱，国势好转，历史上称为“中兴”。复古：指周宣王恢复了周朝初期的“盛况”。德：功德。〔42〕雄南征北伐之威：逞南征北伐的威风。周宣王继位后，大举讨伐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43〕卒不能定鲁侯之嗣：最后还是无力决定鲁侯的继承人。公元前817年，鲁武公带着他的儿子括和戏去朝见宣王，宣王立年纪小的戏为武公继承人。武公死后，鲁人却杀戏，另立括为国君。〔44〕陵夷：一天天地衰落下去。迄：到。幽：指周幽王，周宣王的儿子，西周末代皇帝。厉：指厉王，周夷王的儿子，因贪婪暴虐引起国人暴动，公元前842年被赶跑。〔45〕王室东徙：指周幽王被杀后，他的儿子平王为了躲避西方部族的侵扰，于公元前770年把都城由镐（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迁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自此以后，历史上称为东周。〔46〕而自列为诸侯矣：而把自己降低到和诸侯同等的地位了。〔47〕厥后：从此以后。〔48〕问鼎之轻重：指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攻打陆浑之戎（当时居住在今河南省嵩县东北一带的部族），顺路在东周的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炫耀自己的威力。周定王派王满去劳军。楚庄王就问他周朝宗室里陈列的鼎有多重。表明他有夺取周朝天下的野心。〔49〕射王中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讨伐郑国，郑庄公出兵抵抗，射中周桓王的肩膀。〔50〕伐凡伯：公元前716年，周桓王使卿士凡伯去访问鲁国，归国途中在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被戎人绑架。〔51〕诛萑弘：公元前497年，晋国大臣赵鞅不满周朝大夫萑弘参加晋国另一大臣范吉射的叛乱，责问周朝，周敬王不得已而杀萑弘。〔52〕乖戾（lì利）：违背，反常。

〔53〕君君：前一个君字作动词用，是尊敬的意思。后一个君字是君主的意思。

〔54〕徒建：白白保留。〔55〕末大不掉：尾大不掉，比喻下级势力强大，不服从上级的指挥。咎（jiù旧）：过失。〔56〕遂：于是。判：分。十二：指春秋时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十二个较大的诸侯国。〔57〕合为七国：各诸侯国互相并吞，到战国时合为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58〕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的自称。〔59〕殄（tiǎn殄）：绝灭。〔60〕则周之败端：可见周朝败亡的原因。端：开头，起因。〔61〕都会：诸侯的郡城，这里借指诸侯的封国。都邑：郡县，

〔62〕侯卫：拱卫天子的诸侯。守宰：郡县的行政长官郡守和县令（邑宰）。〔63〕据：占据。雄图：这里指形势险要的地方。〔64〕都：建都。六合：天地和东南西北四方，这里指天下。上游：秦朝建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位于我国西北方，地势居高临下，有如居江河上游。〔65〕摄制四海：控制全国。四海：天下，全国。

〔66〕运于掌握之内：朝廷掌握全国局势，像把东西运转在手中一样。〔67〕此其所以为得也：这就是它做得对的地方。〔68〕亟（qì气）：屡次，多次。〔69〕竭其货贿：耗尽国家财物。竭：穷尽。贿：财。〔70〕负锄梃（tǐng挺）谪（zhé哲）戍之徒：扛着锄头木棍派去防守边境的人们。指公元前209年，被派去防守渔阳的陈胜、吴广等九百农民起义。梃：木棍。谪戍：被罚防守边境。〔71〕圜（huán环）视：互相顾看。合从：合群，联合起来。〔72〕大呼而成群：大呼一声结成起义的队伍。〔73〕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在下的老百姓怨恨秦王朝，而在上的官吏则畏惧秦王朝。

〔74〕守：郡守。令：县令。〔75〕矫：纠正。枉：弯曲。引申为错误、偏差。〔76〕徇：沿袭。〔77〕剖：分割。海内：全国。宗子：一般指嫡长子，这里指皇室子弟。〔78〕封功臣：分封功臣为王。〔79〕奔命扶伤之不暇：到处奔走，解围救急，忙于平乱不得空闲。〔80〕困平城：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勾结匈奴攻汉，次年汉高祖前去讨伐，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被匈奴围困了七天。〔81〕病流矢：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叛乱，汉高祖前往镇压，被飞箭射中。流矢：飞箭。〔82〕陵迟：逐渐衰落。不救：这里是“不振”的意思。〔83〕谋臣献画：指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景帝时的晁错和汉武帝时的主父偃都曾向皇帝献策，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或把一个诸侯国分成几个小国，并逐步剥夺他们干预地方行政的权力。画：计策。〔84〕离削自守：意为诸侯王的封地分割削弱后，再无力反抗中央，才能安份自守。〔85〕郡邑居半：指汉初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郡县占一半。〔86〕叛国：反叛的诸侯国。

〔87〕秦制之得：秦朝制度的优越性。〔88〕继汉而帝者：继汉朝以后做皇帝的人。

〔89〕制：建立，实行。州邑：州县。唐改郡为州。〔90〕此其所以为宜也：这是唐朝

做得正确的地方。〔91〕桀猾：凶恶狡猾的人。这里指唐朝中叶的藩镇（地方军阀）。〔92〕方域：地方，指州、县。〔93〕兵：指地方藩镇拥有重兵。〔94〕叛将：指反叛的藩镇将领。〔95〕革：废除。〔96〕或者曰：有人说。〔97〕私其土：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爱惜。〔98〕子其人：把百姓当做自己的子弟一样爱护。〔99〕适：适应。〔100〕修：修明。理：治，即政治。〔101〕施化：施行教化。〔102〕苟其心：怀着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心理。〔103〕思迁其秩而已：一心只想升官罢了。迁：指官职的升迁。秩：官阶、品级。〔104〕余又非之：我又否定它。〔105〕断：断然。

〔106〕列侯：同诸侯。骄盈：骄傲自满。〔107〕黷货：贪财。事戎：从事战争。这里是好战的意思。〔108〕理国：治理得好的国家。寡：少。〔109〕侯伯：诸侯的领袖，即方伯、连帅之类。〔110〕君：诸侯国的国君。〔111〕制：制度。这里指分封制。

〔112〕然：这样。〔113〕有理人之制：有治理百姓的制度。制：制度。这里指郡县制。〔114〕不委郡邑：不把大权交给郡县，即不准地方各自为政。委：委托，交付。

〔115〕不使守宰：不放任郡守、县令自搞一套，即不让地方擅权专断。〔116〕正：改正，这里是修改的意思。〔117〕守宰不得行其理：地方官不得随意施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118〕侧目：怒目而视，形容愤怒的样子。〔119〕政：政令。〔120〕国：指汉初分封的王国。〔121〕制：控制。〔122〕病：痛苦。〔123〕及夫大逆不道：等到诸侯王叛乱的时候。〔124〕掩捕：乘其不备而予以逮捕。迁，迁徙，流放。〔125〕勒：统率。夷：平定。〔126〕彰：明显。〔127〕奸利：非法取利。浚（jùn俊）财：搜刮民财。〔128〕怙（hù户）势：依仗权势。〔129〕大：非常。刻：刻薄，苛刻。〔130〕无如之何：对他们无可奈何。〔131〕可谓理且安矣：可以说是治理得好而且安定了。

〔132〕知孟舒于田叔：汉文帝即位后，召汉中郡（今陕西省汉中市南）太守田叔问：“你可知道谁是天下长者？”田叔答：“以前的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太守孟舒是长者。”汉文帝便再起用孟舒为云中郡太守（汉高祖时，孟舒任云中郡太守，后因匈奴侵入，孟舒被免官）。〔133〕得魏尚于冯唐：汉文帝时魏尚任云中太守，防御匈奴屡有战功，一次向上报战功时多报了六颗首级，因此被免官。后来冯唐在汉文帝面前替他辨明功过，汉文帝又恢复了他的官职。〔134〕黄霸：汉武帝末至宣帝时历任地方官多年，以“持法平”、“明察内敏”著称，宣帝提拔他为颍川郡（今河南省禹县）太守，京兆尹，丞相。明审：精明仔细。〔135〕覩（dǔ堵）：看见。汲黯（àn暗）：汉武帝时任东海郡（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太守，主张“简政安民”，得到朝廷赏识。后来官至主爵都尉（主管封赏的长官）。简靖：政治简要而社会安定。〔136〕拜：任命。〔137〕卧而委之：汉武帝要汲黯去做淮阳郡（今河南